

交大培植的我國第一位工學博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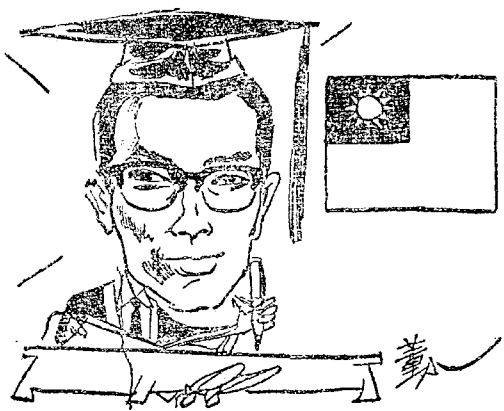
編者

中華民國，有史以來第一位工學博士——張俊彥，是由交通大學培植的，已於本年七月間誕生。

這位本省臺南籍的青年，今年卅二歲，民四十九年成大電機系畢業，五十一年獲交大電研所工學碩士學位，在交大任助教、講師，副教授迄今，腳踏實地的作，並入交大博士班深造，他對積體電路設計及製造以及半導體之放射效應獨有心得。博士論文是「金屬半導體介面之研究」。

張俊彥的博士論文是由貝爾電話公司實驗室主任施敏博士指導，爲了高足的口試，施敏博士最近曾特地回臺一行，張俊彥的研究工作受國內外專家張瑞夫、凌宏璋、朱蘭成、魏凌雲、張宏奇諸位學長教授的指導和鼓勵，獲益良深。與張俊彥同時進入交大第一屆博士班深造的尚有陳龍英、謝清俊兩位，爲了指導的方便與限於設備，他們兩人有一部份課程去美國研究，年內可以回臺。

張博士已婚，有兩個寶寶，夫人吳正惠，臺大經濟系畢業，曾服務食品工業研究所的圖書室，家庭生活美滿。



悼念周元松兄

沈兆龍

元松兄在臺病逝惡耗，早於六月初卽由斐城童夫（舊日公路局同事）來信告知，但未言明消息來源，但以此四月底始由美返臺療疾，病情變壞如此之速，似不可能，真是半信半疑。乃馳函臺北級友查詢，頃接到俞濱起兄函告知惡耗屬實，並代表臺北諸級友囑我爲文以悼，投刊「友聲」，以誌哀思！回憶當年同窗共事情況，歷歷如在目前，而今元松兄已與吾人永別，不禁淚下！

元松兄於卅三年徵調到航空委員會服役，與現在臺北之史習健兄，在美之朱湖南兄同派在空軍第四修理廠服務，不久脫離空軍返母校任助教，一度因身體欠佳（並非肝病）休養一段時期。抗戰勝利後，彼回漢口在平漢鐵路服務。我則由空軍派來美國實習，一直無緣與彼碰面。

卅九年我由空軍請准長假，幸得侯故學長甦公介紹（侯故學長與我並無認識，儘憑交大校友之誼提携）到公路局服務，其時元松兄在蘇澳運輸處任副主任，雖云同在一個機構服務，晤面機會甚少，偶爾彼公

差來臺北，亦因時間匆促，無法長談，直到彼調回修車廠工作，見面機會較多，彼健談之風未較當年在校時遜色。因彼及濱起兄相繼來臺北，級友計有四人，每年總是聚會數次，除了追叙當年在台情況，古今中外，多爲我們暢叙目標，元松兄對此，貢獻甚多。真是離校以後，不可多得之聚會。

元松兄在公路局服務前後計逾十載，先在修車廠負責車身修造工作，其時公路局客車車身均係木質，既不能耐久，且修理所費，爲數不少，後由錢沛霖學長建議改用鋼架車身，經過若干週折，總算達到目的，今日馳騁於臺灣公路之「金馬號」客車，即係由鋼架車身逐漸改善而來，當年由錢學長主持設計工作，參與其事者，多爲交大校友，元松兄亦爲其中之一，其後臺灣公路開始改善工作提倡機械作業，元松兄對築路機械，大感興趣。改調公路工程隊工作，負責築路機械修護事宜，頗多表現，今日臺灣公路局及公共工程局之重視機械施工，元松兄與有功焉。

四十五年元松與我同獲國際勞工局考察獎金赴